

一、上課補充講義

九 蘇格拉底

(公元前 468—400 年)
469 ~ 399

文獻記載

〔蘇格拉底論“自知其無知”〕

- 1 〔柏拉圖：“申辯”篇，頁 21 A—23 C〕（蘇格拉底被控為傳播異說，敗壞青年，在雅典法庭受審。他在庭上為自
己申辯。——編者）
斐德摩斯

我將為你們引一個值得信任的證人來作證；這證人就是德爾斐的神①——他將告訴你們關於我的智慧的事情，如果我算有點智慧的話，並且告訴你們我的智慧屬於那一類的。你們一定知道凱勒丰；他老早是我的一個朋友，並且也是你們的朋友，因為他在最近這次人民被放逐時也是一起被放逐的，並且和你們一起回來了。這位凱勒丰，你們知道，是一切行事都很魯莽的，他就去到德爾斐，冒失地求神諭告訴他——我剛才說過，我必須請求你們不要打斷我的話——他求神諭告訴他他是否有人比我更聰明，而那位庇提亞的女先知②回答說，沒有人更聰明的了。凱勒丰本人已經死了；但他的弟兄正在這法庭裡，他可以證實我說的都是真話。

為什麼我要提起這件事呢？因為我更向你們解釋為什麼我會這樣一個壞名聲。當我聽到這回答時，我對自己說，神的這句話能是什麼意思呢？他的這一個謎應該怎樣來解釋呢？因為我知

①即阿波羅；太陽神，同時也是智慧之神。——編者

②傳神諭的女巫。——編者

道我是沒有智慧的，不論大小都沒有。那麼他說我是人中間最聰明的，這是什麼意思呢？而他是一位神，是不能說謊的；那是和他的本性不合的。經過長時間的考慮之後，我想到了一個方法，可以來試一試這個問題。我想着，如果我能夠找到那怕一個人，比我更聰明，我就可以到神那裡去反駁他了。我可以對他說：“這裡就有一個人比我更聰明；但你說過我是最聰明的。”這樣我就到一個以聰明著名的人那裡去，並且觀察他——他的名字我不用着說了；他是一個政治人物，我選來作考驗的——而結果是這樣：當我開始來和他談話時，我不能不想到他實在並不聰明，雖然許多人都以為他聰明，而他自已則自以為更聰明；因此我就試着給他解釋，他自以為聰明，而其實並不聰明；而結果是他恨我了，並且當時在場聽到我的話的一些人也和他一樣恨我了。這樣我就離開了他，而當我走開時，就對自己說：好吧，雖然我不以為我們史間有誰知道任何真正美的和善的東西，但我是比他好些，——因為他什麼也不知道，却自以為知道；我既不知道，也不以為知道。那麼，特別在最後這一點上，我似乎比他稍稍好一點的地方。于是我就到另一個更自以為聰明的人那裡去，而我的結論也是正好完全一樣。這樣我就又使他成了我的敵人，還有許多他身邊的人也都成了我的敵人了。

于是我又一個接一個地去考查人，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我所激起的敵意，我也為此而悔恨、畏懼；但我不得不如此，——神的話我想應該首先考慮。我就對自己說，我必須到一切顯得有知識的人那裡去，並找出這神諭的意義。我對你們發誓，雅典人啊！我憑狗①的名義發誓！——因為我必須對你們說真話——我這使

①埃及的神犬。——編者

命的結果正是這樣：我發現那些最有名聲的人正好就都是最愚蠢的；而另外那些比較不那樣為人看重的人倒其實比較聰明些，好些。我將告訴你們我的流浪以及我那些赫爾庫勒的勞動①的故事，我經年累月地幹了這一切，結果只發現那神諭是不能反駁的。在看了那些政治人物之後，我又去看那些詩人；悲劇詩人，歌頌酒神的詩人，以及各種各樣的詩人。而到了那裡，我對自已說，你將馬上敗露了；這一下你將發現你是比他們更無知了。這樣，我就給他們拿出他們自己作品中最精心製作的幾段，問他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心裡想着他們總能教我點什麼。你們相信嗎？我幾乎不好意思說出真相，但我必須說，現在在場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對他們的詩不能談得比他們自己更好的。于是我知道了詩人靈詩並不是憑智慧，而是憑一種天才和靈感；他們就像那種占卦或卜課的人似的，說了許多很好的東西，但並不懂得究竟是什麼意思。這些詩人，在我看來，情形也就很相像；而我又進一步觀察到，靠了他們的詩，他們就自以為是最聰明的人，在別的他們並不聰明的事情上也自以為是最聰明的了。因此我就離開了，心裡想着我是比他們好一些，理由就正像我比那些政治人物好一些一樣。

最後我又到那些工匠那裡去，因為我意識了，如我可以說的，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而我確信他們知道很多好東西；這裡我並沒有弄錯，因為他們確實知道許多我所不知道的東西，而在這一點上他們當然比我聰明。但是看到即使那些好的工匠也犯了那些詩人所犯的一樣的錯誤；——因為他們是好的工匠，他們就以

①赫爾庫勒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力大無窮，做了許多異常巨大的工作。此處蘇格拉底費盡了氣力東奔西走去察看別的著名人物是否智慧。——編者

為自己也知道一切重大的事物，而這一點點就掩蓋了他們的智慧；于是我就代那神諭問我自己，我是願意像我原來那樣，既沒有他們的知識也沒有他們的無知，還是情願兩方面都像他們一樣呢？而我對自己也對神諭回答說，我還是像我原來那樣的好。

這種探究使我問了許多最壞、最危險的敵人，並且也造成了人家給我許多誹謗的機會。而我就被人稱為聰明的了，因為聽了我的話的人總是想像着那種我發現別人所缺乏的智慧，我自己一定是有的；但其實是，雅典人啊！只有神才是聰明的；而他的回答的用意，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很少價值或根本沒有價值的；他並不是在說蘇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來作個例子，好像他是說：人們啊！一個人，就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他的智慧真正說來是絲毫不值什麼的，這才是最聰明的人。所以我就奔走于世上，服從着神的意思，來搜尋並探求任何人的智慧，不論他是本城的公民還是外地人，只要他顯得像是聰明的；而如果他是不聰明的，我就援引神諭的意思指出他並不聰明；我的這種事業非常吸引我，我就既沒有時間來從事任何有關公共利益的事務，也沒有時間來管有關我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了，而我由于獻身于神的緣故，就陷于一貧如洗了。

〔蘇格拉底的使命——“照顧心靈，以及他的靈異”〕①

2 〔柏拉圖：“申辯”篇，29 D—32 A〕（蘇格拉底進一步在申辯中說明他與雅典青年交往的原因。 編者）

雅典人啊！我尊敬你們，並且愛你們；但我將寧可服從神而

①蘇格拉底自稱心中有一個聲音，在他猶豫的時候告訴他應當怎樣做，他稱之為“靈異”（*δαίμων*），即守護神之意。——編者

不服從你們，而且只要我還有生命和氣力，我將永不停止哲學的實踐和教誨，勸勉我所遇到的任何一個人，照我的方式對他說：你，我的朋友，偉大、強盛而且智慧的城市雅典的一個公民，像你這樣只注意金錢名位，而不注意智慧、真理和改進你的心靈，你不覺得羞恥嗎？而和我談論的人如果回答說，是啊！但是我是留心的啊；那麼我不馬上離開他或讓他走；我就來詢問並且反覆地盤詰他，如果我認為他並沒有美德，而只是說他有，我就責備他把重要的東西看成不重要的，而把沒有價值的東西看成有價值的了。我將把同樣的話一再地向我所遇見的人去說，不論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是本城的公民還是外地人，但特別是要對本城的公民說，因為他們是我的同胞。因為要知道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國內從來沒有出現過比我對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因此我此外什麼也不做，只是去說服你們，不論老少，都不要老想着你們的人身或財產，而首先並且主要地要注意到心靈的最大程度的改善。我告訴你們美德並不是用金錢能買來的，却是從美德產生出金錢及人的其他一切公的方面和私的方面的好東西。這就是我的教義，如果這是敗壞青年的教義，我就是一個壞人。但如果有誰說過這不是我的教義，那他說的就不是真話。所以，雅典人啊，我對你們說，你們可以照安尼都①所要求的那樣或者不照他所要求的那樣做，可以開釋我或不開釋我；但不論你們怎樣做，都要懂得我是決不會改變我的行為的，即使要我死多少次，也不會改變。

雅典人啊！不要打斷我，聽我說；在我們之間已有過一種諒解，你們得聽我說完；我還有些話要說，對這些話你們可能會喊

① 安尼都等人是控告蘇格拉底的原告。——編者

起來的；但我相信聽我說對你們是有好處的，所以我請求你們不要喊起來。我願使你們知道，如果你們殺了像我這樣一個人，你們將對你們自己造成比對我更大的損失。沒有什麼能損害我的，不論是美利都或安尼都——他們不能，因為我相信按照神的意旨，一個好人決不能被一個壞人所損害的。我不否認安尼都也許可以殺死我，或把我放逐出去，或剝奪我的公民權利；並且他也可以設想，別的人也可以設想，他是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損害，但我却不這樣想。我想他現在所做的——不正義地殺死一個人——只足以給他自己更大的損害。

現在，雅典人啊！我並不是像你們所想的要為我自己來進行辯護，而是為了你們，使你們不要由於定我的罪而對神犯罪，錯誤地對待了神給予你們的禮物。因為如果你們殺了我，你們不會很容易找到一個繼承我的人的，我，如果我可以這樣一種可笑的比例的話，是一種牛虻，是神賜給這國家的；而這國家是一頭偉大而高貴的牲口，就因為很大，所以動作遲緩，需要刺激來使它活躍起來。我就是神讓我老叮着這國家的牛虻，整天地，到處總是緊跟着你們，鼓勵你們，說服你們並且責備你們。你們不會很容易找到另外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的，所以我要勸你們免了我的罪。我敢說你們會感覺到很惱火的（就像一個人忽然被從睡夢中驚醒一樣），而且你們想着你們可以很容易像安尼都所勸告你們那樣把我打死，然後你們將可以在你們一生餘下的時間內繼續睡覺，除非神因為照顧你們又給你們派來另一個牛虻。我說是神給你們的，我的使命的證明是這樣：——如果我過去也像別人一樣，我就不會忽視一切我自己的事，或所有這些年都耐心地眼看着這些事物被忽視，而來做你們的事，像父兄一樣到你們每一個

人這裡來，勉勵你們留心美德了；這樣的行為，我說，恐怕是不合乎人的天性的。如果我曾得了什麼，或者如果我的勉勵是有報酬的，則我的所作所為或許是有某種用意的；而現在，你們將覺察到，甚至以我的控告者的厚顏無耻，也不敢說我曾勒索或要過任何人的報酬；對這一點他們是毫無證據的。而我則對我所說的話的真實性有充分的證據——這就是我的貧窮。

有人可能會奇怪為什麼我要以私人的資格去給人進忠告，並且自己忙着別人的事，而不敢出來在公共場合公開地給國家進忠告。我將告訴你們為什麼。你麼曾經在各種各樣的時候和各種各樣的地方聽到過我說起有一種神托“靈異”來到我這裡，這就是美利都在訴狀中所譏笑的那個神靈，這種靈異是一種聲音，首先是在我小的時候開始來到我這裡的；它永遠是禁止我去做我本來要去做的事情，但從來不命令我去做什麼事情，阻止我成為一個政治人物的，也就是這個。而我認為這是很對的。因為我確信，雅典人啊！如果我也去搞政治，我一定老早就已經給毀了，而且不論對你們或者對我自己都沒有什麼好處。並且不要因為我說出了真相而覺得受了冒犯；因為真相就是這樣，凡是和你們或者和任何別的群眾一起去打仗，誠實地反對在國家中所做的許多不法及不正當的事的人，沒有一個能保全生命的；要想為正義而鬥爭的人，如果他想活着，即使是很短促的時間，也必須有一個私人身分而不要公共的崗位。

〔蘇格拉底的方法：問答法以及定義的尋求〕

3. 〔柏拉圖：“美諾”篇，頁 70 A—79 E〕（蘇格拉

底與美諾討論道德問題。蘇格拉底用啓發的方式逐步提出問題，讓美諾自己思考並作出答案。（編者）

美諾①：你能告訴我嗎，蘇格拉底，美德究竟是由教誨獲得還是由實踐獲得的；或者如果既不是由於教誨，也不是由於實踐，則人之有美德是否由於自然，還是由於別的什麼方式？

蘇格拉底②：……我很慚愧地承認，我對於美德簡直什麼也不知道，而當我對任何東西，不知道它的“什麼”時，如何能知道它的“如何”呢？如果我對美諾什麼都不知道，那麼我怎麼能說他是漂亮的還是不漂亮的；是富有而且高貴的，還是不富有不高貴的呢？你以為我能夠嗎？

美：確實不能夠。……

蘇：……憑神的名義，美諾，請你慷慨地告訴我，你說美德是什麼，因為我將很高興發現我是弄錯了，而你……確實有這種知識；雖然我剛才說過我從未見到有人有這種知識。

美：要回答你的問題，蘇格拉底，是沒有困難的。讓我們首先拿一個男人的美德來看——他應該知道如何治理國家，並且在治理工作中如何來有利于他的朋友和損害他的敵人：並且他也必須留心不要使自己受損害。一個女人的美德，如果你想知道的話，也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出來：她的責任是在管理她的家務，和看管屋裡的東西，以及服從她的丈夫。每種年紀，每種生活情境，不管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是奴隸還是自由人，都有一種不同的美德：有無數的美德，並且對它們都不缺少定義；因為美德是相對於我們每個人在我們所做的一切中的行為及年紀的。對於罪惡

①下面簡稱美。——編者

②下面簡稱蘇。——編者

沒有想到你？那麼他們還該做些什麼，你才會認為他們想到了你呢？”¹⁵阿里斯托德謨說道：“當他們給我，就像你說他們給你那樣，派來一些忠告者，告訴我什麼應該做和什麼不應該做時，我就認為他們想到我了。”“但當雅典人們以占卜求告於神，神給了他們訓諭時，你就不認為神也訓諭了你嗎？或當神們以預兆來警告希臘人，或以預兆警告全人類時，他們就單把你從全體中除外，並且完全忽略了你嗎？¹⁶你還以為，除非神確實能夠禍福人，就還得在人們之中造成一種信念，認為他們能夠禍福人，並以爲人若經常這樣受哄騙，就不會發覺這種哄騙嗎？你不看到最古老、最聰明的人類的公社，最古老、最聰明的城市和民族，是最敬神的，並且人的最聰明的年代，就是最嚴格遵守敬神禮節的時候嗎？”¹⁷蘇格拉底接着說：“也要知道，我的好青年，在你身體中的心靈，是隨它高興地指揮着你的身體的；而因此你應該相信那遍布於萬物的理智是指揮着萬物以使之對它覺得合適的，不要以爲你的眼睛能看到好幾里遠，而神的眼睛就不能一下看到一切，或你的心靈能想到這裡的東西，或在埃及或西西里的東西，而神的心靈就不能同時管到一切東西。¹⁸可是，如果你發見，由於你討好別人，別人也願意反過來討好你，由於你給人好處，別人也願以好處來回報你，又由於你請教別人，你發見誰是聰明的，以同樣的方式，你來試一試神，來崇拜供奉他們，看他們是否會告訴你對人隱藏着的事情，你就會發見神是有這樣的權力，有這樣的本性，能一下看見一切，聽到一切，無處不在，並且同時照顧到一切事物。”

¹⁵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在我看來蘇格拉底似乎已引導他的伙伴們遠離開那些不敬神的，或不公道的，不名譽的事情了，不僅

在他們被人看見時是如此，而且當他們獨自一人時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會想着，他們的所作所爲，沒有一點神們會不知道的。

〔蘇格拉底論尋求原因即尋求目的〕

6. 〔柏拉圖：“斐多”篇，頁96A—100A〕（蘇格拉底在獄中與學生們談話。——編者）

蘇格拉底說，那麼我要告訴你，克貝，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會熱切地希望知道那一部門的哲學，就是所謂對自然的研究；知道事物的原因，和一個事物爲什麼存在和被創造出來或被毀滅掉，這對我顯得是一種很高尚的職業；而我就總是激勵自己來考慮這樣一些問題：——動物的生長，是像有些人所說的，由於熱和冷的原則所產生的腐敗物的結果嗎？我們所藉以思想的元素是血呢，還是空氣或火呢？或許根本不是這回事，——腦子才是聽覺、視覺和嗅覺的原動力，而記憶和意見是由這些知覺來的，而科學知識是當記憶和意見已達到一種靜止狀態時所產生的。然後我又繼續去考察事物的毀壞，又去考察天上和地上的事物，而最後我得出結論，覺得自己是完全並且絕對沒有能力作這些研究的，我將充分地爲你證明這一點。因爲我已被它們迷惑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的眼睛變得都看不見那些本來對我自己以及對旁人都顯得知道得很清楚的東西了；我把以前認爲自明的真理都忘記了；例如這樣的事實，如人的生長是吃和喝的結果；因爲由於食物的消化，肉加到了肉上，骨頭加到了骨頭上，而凡是同質的東西積聚起來的時候，較小的體積就變成較大，小人就變成大人了。這不是一個很合理的想法嗎？

克貝說，是的，我想是這樣。

好；可是讓我再告訴你一點。曾經有一個時候，我認為我對較大和較小的意義了解得相當清楚；當我看到一個大人站在一個小人旁邊時，我想着一個是比一個高一頭；或者一匹馬顯得比另一匹大；還有似乎覺得更清楚的是十比八多二，以及二尺比一尺多，因為二是一的一倍。

克貝說，那麼你現在對這些事情的想法是怎麼樣了呢？

他回答說，我決不應該以為我知道它們之中任何一件的原因，天哪！我決不應該；因為我不能使自己滿意於說當一加在一上，那被加的一就變成二，或者說兩個單位加在一起，由於這一加就造成了二。我不能了解為什麼當一個和另一個分開時，其中每一個都是一而不是二，而現在當它們被放在一起時，僅由於它們的並列或相遇就應該是它們變成二的原因：我也不能了解怎麼把一分開就是造成二的辦法；因為那樣一來不同的原因就會產生同樣的結果了，一如在前一個例子中一和一的相加和並列是二的原因，而在這一例子中則又是一個從另一個分離和減去是二的原因了。我也不再滿足於懂得為什麼一個或者任何其他事物產生、消滅或存在的原因了，而是在我心中有某種對於一個新的方法的模糊想法，並且永不能承認其他方法了。

於是我聽說有人，據他說，在阿那克薩戈拉的一部書上讀到，說心靈是一切的主配者和原因，我對這想法覺得很高興，這想法想得很可欽佩的，我就對自己說：如果心靈是支配者，那麼心靈將把一切都支配得最好，並且把每一特殊事物都安排在最好的地位；我又論證說，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找出任何事物產生、消滅或存在的原因，他就必須找出什麼樣一種存在、或所作、或所

受的狀態，對於這事物是最好的，而因此一個人只要考慮到什麼對他自己以及旁人是最好的，他也就會知道什麼是最壞的，因為同一種知識就包含着這兩者。我又高興地想着我在阿那克薩戈拉身上找到一位如我所希望的關於存在的原因的教師了，我以為他將能告訴我，首先這大地是平的還是圓的；而不論哪一方面是真的，他將能進一步說明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和必然性，然後他將告訴我最好的東西的本性，以及指出這就是最好的；如果他說大地是在中心的，他將進一步說明這一地位是最好的，而我將滿足於所給的解釋；不再要求任何其他種類的原因了。我想到然後我將再問他關於太陽、月亮和星辰的問題，而他將為我解釋它們比較上的相對速度，它們的轉動和各種狀態，主動的和被動的，以及如何這一切都是最好的，因為我不能想像，既然他說過心靈是它們的主配者，他對它們之所以如此，除了說這是最好的之外，還能再作什麼別的說明；我又想到當他詳細地為我說明了每一個原因和一切的原因之後，他還得進一步為我說明什麼是對每一個最好的。這些希望是我多少錢都不賣的，我就抓著書盡快地拼命來讀它，心理熱切地想知道那較好的和較壞的。

我會懷着多大的希望，我又遭到多麼痛苦的失望啊！當我看下去時，發見我的這位哲學家完全拋棄了心靈或任何其他關於秩序的原則，而是求援於空氣、以太、水以及別的稀奇古怪的東西。我可以把他比作一個人，開始是一般地主張心靈是蘇格拉底一切行動的原因，但當他要來致力於詳細具體地說明我的某些行動時，接下去就來指出說我坐在這裡是因為我的身體是由骨頭和肌肉造成的；而這些骨頭呢，他可以說，是硬的，並且有些關節把它們分開，而肌肉是有彈性的，它們包着骨頭，它們外面又有一

層皮膚把它們包裹；而當骨頭由於肌肉的收縮或放鬆而在關節處被舉起來時，我就能夠彎曲我的四肢，這就是我為什麼以一種彎着的姿勢坐在這裡的原因，——這就是他可能會說的；他也有可能以類似的方式來解釋我對你的談話，他會把這歸之於聲音、空氣和聽覺，他可以指出一萬種諸如此類的其他原因，却忘了指出那真正的原因，這就是：雅典人認為應該懲罰我，因此我認為留在這裡承受對我的判決是比較好，比較正當的；因為曾有人使我想到我的這些肌肉和骨頭老早已經到麥加拉或波奧提亞去了的①——憑犬神的名義發誓，它們會去了的，如果它們僅僅由它們自己關於什麼是最好的觀念推動，並且如果我不是選擇了比較好、比較高尚的一着，不學那種逃學的辦法逃掉，而來忍受國家加給我的任何刑罰的話。在这一切之中，確實是有種關於原因和條件的奇怪的混亂。誠然可以說，如果沒有骨頭和肌肉，以及身體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來實現我的目的的。但是說我這樣做是因為它們，說這就是心靈行動的方式，而不是由於選擇最好的事情：這是一種很輕率很無聊的說法。我奇怪他們竟不能區別原因和條件，有許多人，在暗中摸索着，對這一點總是弄錯並且用錯名辭的。這樣，有人認為環繞着地的諸天是一個旋渦，這樣諸天便使地固定在它的地方；另一個人又把空氣作為地的支持者，地是一個很廣闊的槽。他們從沒有想到把這些東西安排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力量，正是要把這些東西安排得最好的一種力量；而他們不是在其中去尋找任何最高的力量，倒是希望去發見世界的另一位阿特拉斯②，比善更強有力，更持久，更能包容：——對善的負擔及

①指越獄逃往異邦。——編者

②希臘神話中撐天的大力士。——編者

包容的力量，他們絲毫不想；可是這是我樂意學的原則，如果有人能教我的話，但是因為最好的方式的本性我既不能自己發見，又不能從任何旁人學到，我將給你說，如果你願意話，什麼是我所發見的次好的研究原因的方式。

他回答道，我一定很願意聽。

蘇格拉底就繼續說：——我想到，我既已在對真正的存在的沉思方面失敗了，我應該留心不要失去了我靈魂的眼睛；正如人們在日蝕時若不是小心只看在水中或其他同類的媒介物中反射出來的影子，而來觀察或直視太陽，就在以損害他們肉體的眼睛一樣，所以在我自己的情形，我也怕如果我以眼睛看着事物或試想靠感官的幫助來了解它們，我的靈魂會完全變瞎了。我想我還是求援於心靈的世界，並且到那裡去尋求存在的真理好些。我敢說這比喻是不完美的——因為我遠不是承認那通過思想的媒介來沉思存在，只是“通過一面鏡子朦朧地”看見它們的人，比那在行為及動作中來考察它們的人會有什麼看得清楚些。可是，這是我所採取的方法：我首先假定某種我認為最強有力的原則，然後我肯定，不論是關於原因或關於別的東西的，凡是顯得和這原則相合的就是真的；而那和這原則不合的我就看作不是真的。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論三種變形

我給你們說說精神的三種變形，精神怎樣變為駱駝、駱駝怎樣變為獅子、獅子怎樣變為孩子。

強大的、有負載能力的精神，內含敬畏，它有許多沈重之物：它的強大要求負載沈重、甚至最沈重之物。

什麼東西沈重？有負載能力的精神問道，它像駱駝一樣跪下，願意盡量馱載。

你們這些英雄們，什麼東西最沈重呢？有負載能力的精神如是問，我可以馱載，我的強大會愉悅于這種馱載。

這是不是：精神的自我貶抑、刺傷驕傲的自我貶抑？精神是不是在炫耀它的愚蠢，以嘲諷它的智慧？

或是這樣：當我們事業有成之時而與事業告別？登上高山以試探試探者？

或是這樣：以知識的櫟果和草芥為食，為真理之故而讓靈魂忍飢挨餓？

或是這樣：患病而拒絕安慰者、與永遠不會聽到你意願的聾子締結友誼？

或是這樣：要入髒水，倘若這是真理之水，就不拒斥冰冷的青蛙和發熱的蟾蜍？

或是這樣：愛蔑視我們的人，同企圖恫嚇我們的魔鬼握手？

有負載能力的精神，要馱載這一切最沈重之物：猶如滿載重物，而匆匆走向荒漠的駱駝，它也正是這樣匆匆走進它的荒漠。

然而，在最寂寥的荒漠中發生了第二次變形：精神變成了獅子，它要為自己奪得自由，作自己荒漠的主人。

它在此尋找它的最後一位主人：與之敵對，與它的最後一位上帝敵對，為勝利起見，它要同巨龍搏鬥。

這巨龍，精神再也不願管它叫主人和上帝，它究竟是什麼呢？這巨龍叫“你應該”。可獅子精神卻說“我要”。

“你應該”躺在獅子的路上，它是帶鱗甲的動物，金光閃閃，每片鱗甲上閃耀著金光閃閃的“你應該”！

千百年的種種價值在這些鱗甲上閃耀，龍中之最有力者如是說：“事物的一切價值——全在我身上閃光。”

“一切價值均已創立，而一切已創立的價值——便是我。真的，不再存在”我要！”巨龍如是說。

我的弟兄們，為何需要獅子精神呢？這個可負重、採取拒絕態度的、令人敬畏的動物，什麼東西使它不滿足呢？

創造新價值——獅子尚無這種能力：可是，為了新的創造，必須為自己創造自由——這，獅子的力量可以勝任。

為自己創造自由，對義務說出神聖的“不”字：我的弟兄們，做這件是就需要獅子呀。

獲得創造新價值的權利——對一個有負載能力、令人敬畏的精神而言，這是最可敬畏的舉措。真的，這對它來說是一種掠奪，是掠奪的猛獸的事業。

它曾把“你應該”當成它的至聖而喜愛：現在它必須在至聖中找出瘋狂和放任，以便從它的愛中掠奪自由：為了掠奪便需要獅子。

可是，我的弟兄們，請告訴我，獅子無能為力的事，孩子又怎能完成呢？他能嗎？為何猛獅必須變成孩子呢？

孩子無辜、健忘、是一個新的開始、一種遊戲、一個自轉的輪子、一種初始運動、一種神聖的肯定。

是啊，為了創造的遊戲，我的弟兄們，需要一種神聖的肯定：現在，精神需要他的肯定意志，失去世界的也會重獲他的世界。

我已經對你們講了精神的三種變形：精神怎樣變駱駝，駱駝怎樣變獅子，獅子怎樣變孩子。——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當時他滯留在一座城市，名為：彩色的奶牛。

《精神分析導論講演新篇》 第三十一講 〈關於心理人格的剖析〉 節錄

…關於憂鬱症的發作狀況…。我們對於這種病的誘因和機制知道得微乎其微，這種病最為顯著的特徵是超我——你們可能在私下裡稱它為”良心”——對待自我的方式。雖然在健康時，憂鬱病人對待自己的嚴厲程度像其他人一樣，但在憂鬱症發作期間，他的超我卻變得極其嚴厲，它折磨、羞辱、虐待可憐的自我，並以最可怕的手段處罰恐嚇自我，為了自我在很久以前做過的一些輕率行為而責備自我——好像超我在發作的間歇期一直在蒐集罪名，以便力量增強時就宣布這些罪名，並以此為據對自我作責備性的批判。

超我把最嚴格的道德標準施加給受它支配的弱小的自我；它常常代表著道德的要求，我們忽然發現我們所具有的道德負罪感就是自我和超我緊張關係的表現。領會德性是一種極不平常的體驗，因為它被認為是上帝賦予我們的，並深深地植根於我們心中，作為一種週期性現象在病人身上發揮作用。幾個月之後，由於道德上的全部爭議都終結了，超我的批判也平息了，於是自我恢復了它的地位，並再次享有人所具有的一切權利，直到下次發作為止。在該病的某些狀態中，這個間歇期內甚至會發生相反的情況；自我處於一種極度興奮的快樂狀態中，它慶祝勝利，好像超我已喪失了全部力量或融於自我之中了：這個自由的、瘋狂的自我的所有慾望都得到真正的、毫無禁止的滿足。這些情況大多是一些未解之謎。

…父母對幼兒一方面採用愛的表示，一方面採用威脅懲罰來管理幼兒，發揮影響，懲罰標誌著幼兒失去了父母的愛，而幼兒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害怕這些懲罰。這種現實的焦慮就是以後道德焦慮的開端。只要父母的影響居於決定性地位，就談不上兒童的超我和良心。只是到了後來，第二種情況（即道德焦慮）才逐漸形成（我們往往過份地把它看做標準狀態），這時外部的限制內在化了，超我取代了父母的力量，並採用以往父母對付孩子的同樣方法監視、指導和威脅自我。

…在發展過程中，超我也接受了那些進入父母領域內的人——教育者，教師，以及被選為理想模式的模範榜樣的影響。一般情況下它越來越遠離原來父母的形象；可以這麼說，它變得更加非人格化了。

…超我也是自我理想的載體，並且自我根據它來衡量自己，竭力仿效它，爭取滿足它所提出的任何更高的完美性要求。這個自我理想無疑是早期父母形象的積澱，是兒童當時對他們認為父母所具有的完美性欽佩的表達。

…一般來說，父母以及類似於父母的有權威的影響者，是根據他們自己的超我的教悔來教育兒童的。不論他們的自我與超我達成了何種諒解，他們在教育兒童時都是嚴厲和苛刻的。他們已經忘記了自己兒童時期的困難，它們很高興現在能完全仿同他們自己

的父母，他們的父母過去也是以同樣嚴厲的限制來管束他們的。故此，兒童的超我的形成所依據的模式實際上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父母的超我；兩種超我的內容是相同的，它成為傳統和所有抵抗世俗風氣的價值判斷的呈載物，這些價值判斷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傳。…唯物史觀的失誤看來很可能就是低估了這個因素。他們提出人們的”意識型態”只是同時代的經濟條件的產物和上層建築的主張，而漠視超我。這種觀點是真實的，但很可能並非全部真理。人類從未完全生活在現實中。過去的種族和民族的傳統以超我的意識型態保存下來，它只是緩慢地向現實的影響和新的變化讓步；由於它是通過超我施加影響，所以它在人類生活中可以獨立於經濟條件而發揮強有力的作用。

…超我、自我和本我——這些是三個領域、區域、範圍，我們把個體的心靈機構劃分為這三個部分。

…本我是我們人格中隱密的、不容易接近的部分；我們對它所知不多，而這也是對夢的分析工作和神經症症狀形成的研究中認識到的，它們大多具有否定的特性，僅能被描述為不同於自我。我們用類比來看待本我的；我們認為它是混亂的，像是一口充滿著沸騰的刺激物的大鍋。我們假設它的某一點與身體的影響相通；在那裡本我吸收了各種本能的需要並發現它們獲得了精神表現，但是我們無法說出這一點是以什麼為基礎的。本我充滿了本能供給的能量，但是沒有組織，也不產生共同的意志，它只是遵循快樂原則力求實現本能需要的滿足。邏輯的思維規律不適用於本我，矛盾律是最為明顯的。相互矛盾的衝動並不彼此抵銷或減弱，而是並列存在的。…在本我中沒有什麼相當於時間觀念的東西；它不承認時間的推移，而——最引人注目的和等待著用哲學思維去加以考慮的東西——則是在它的精神過程中，時間的推移沒有造成任何變化。那些從未超越本我的慾望性衝動，甚至還有因壓抑而陷入本我的種種觀念，實質上都是永恆的；即便是數十年過去之後它們仍然顯得像是剛產生一樣。只有在通過分析工作使它們被意識到之後，人們才可以辨認出它們是屬於過去的東西，它們才可能失去它們的重要性，並被消失除掉精神專注的能量。分析治療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上述情況。

…通過研究自我與心靈機構最外層的表面部分[我們將其稱之為知覺意識]的關係，我們就可以把它與本我和超我區分開來，從而最有效地揭示出實際的自我具有的種種特徵。這個系統轉向外部世界，它是知覺因此而產生的媒介，在它進行活動的時期，意識現象便在其中產生。它是全部心靈機構的感覺器官；此外，它不僅感受來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而且也接受來自於心靈內部的刺激。…自我就是本我中由於接近外部世界並接受其影響而改變的那個部分，它變得適合於接納刺激，而作為一種防備刺激的防護裝置，它的功能好像把一個生命物質包裹起來的外皮的作用。

…在實現這個功能時，自我必須觀察外部世界，必須把關於外部世界的準確情形儲存在它的知覺記憶的痕跡中，並通過實行“現實實驗”(reality-testing)的功能，排除掉附加在這個外部世界圖景中的任何來自於內部的興奮源泉的成分。自我在本我的命令下控制著各種活動方式；但是在需要和行動之間插入了一個起到緩和作用的思維活動，在這期間，它利用了記憶的殘存經驗。以這種方式它排除了無限制地控制著本我中的事件過程的快樂原則，而代之以現實原則，該原則保證更高程度的確定性和更大的成功。

…自我和本我之間的主要區別則是自我傾向於綜合其內容，以便結合並統一它的各種心靈過程，本我完全缺乏這種結合與統一。(自我)它單獨創立了高度的組織，這是自我為獲取它的最好成就所需要的。自我從自覺本能發展到控制本能，但要想控制本能，自我就必須能夠作為本能的(精神)代表，為本能在一個重要的集合體中安排一個恰當的位置，並將它吸收進一個有條理的聯繫中。…自我與本我的聯繫類似於騎手與馬的關係。馬供給運動的動力，而騎手有權決定運動的目標以及指導這個強壯動物的運動。

本我中有一部份原屬於自我，後因自我在壓抑作用下對其採取抗拒的態度，故而從自我分離了出來。但是壓抑並沒有延伸到本我；因此被壓抑物便合併為本我的其他部分。

有一句格言告誡我們：一僕不能同時事二主。然而可憐的自我處境卻更為惡劣；它同時服侍著三個嚴厲的主人，而且要做到盡量使它們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協調。這些要求總是相互矛盾衝突並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難怪自我經常不能完成任務。它的三位專斷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當我們注意到自我努力同時滿足這三位主人——或毋寧說按它們的意旨同時行動這種情況——我們就不會將對這個自我人格化並視為單獨的機構這種作法感到遺憾。它感到自己被三個方面包圍，受到三種危險的威脅。如果它難以忍受其壓力，它就會產生焦慮性的反應。由於自我起源於知覺系統的經驗，所以它的職責是表達外部世界的需要。然而它也力圖成為本我的忠實奴僕，與本我保持友好聯繫，並把自己作為一個對象介紹給本我，把本我的力必多(libido)吸收給自己。在它力圖協調於本我與現實之間時，它常常被迫用它自己的前意識的修飾作用來掩蓋本我的無意識要求，以隱藏本我和現實的衝突；甚至當本我固執已見，不願屈從時，它會採用外交手段狡詐地表示它正在關注現實。另一方面，它採取的每一步驟都受到超我的嚴酷監視；超我絲毫不體諒自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中遇到的種種困難，並為它的行為制訂了明確規則；如果自我不遵守這些規則，超我就用強烈的自卑感和負罪感來懲罰自我。自我就是這樣被本我所役使，受超我限制，遭現實排斥，艱難完成它的經濟任務，使它所遭遇的種種內外力量和影響之間達到調和；現在我們能理解：為什麼我們常常會抑制不住地呼號：“生活多麼不易呀！”如果自我被迫承認它的軟弱，它就會突然產生焦慮——關於外部世界的現實焦慮、關於超我的道德焦慮和關於本我中的激情力量的神經症焦慮。

第一個沈思 論可以引起懷疑的事物

由於很久以來，我就感覺到我自從幼年時期起就把一大堆錯誤的見解當做真實的接受了過來，而從那時以後我根據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則建立起來的東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認為，如果我想要在科學上建立起某種堅定可靠、經久不變的東西的話，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認真地把我歷來信以為真的一切見解通通清除出去，在從根本上重新開始不可。可是這個工作的規模對我來說好像是太大了，因此我一直等待我達到一個十分成熟的年紀，成熟到我不能再希望在這以後還會有更合適於執行這項工作的時候為止，這就使我拖延了如此之久，直到我認為如果再把我的餘生不去用來行動，光是考慮來，考慮去的話，那我就鑄成大錯了。

而現在，由於我的精神已經從一切干擾中解放了出來，我又在一種恬靜的隱居生活中得到一個穩定的休息，那麼，我要認真地、自由地來對我的全部舊見解進行一次總的清算。可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沒有必要去證明這些舊見解都是錯誤的，因為那樣一來，我也許就永遠達不到目的。不過，理性告訴我說，和我認為顯然是錯誤的東西一樣，對於那些不是完全確定無疑的東西也應該不要輕易相信，因此只要我在那些東西裡找到哪管是一點點可疑的東西，就足以使我把它們全部都拋棄掉。這樣一來，就不需要我把它們拿來一個個地檢查了，因為那將會是一件沒完沒了的工作。可是，拆掉基礎就必然引起大廈的其餘部分隨之而倒塌，所以我首先將從我的全部舊見解所根據的那些原則下手。

直到現在，凡是我當做最真實、最可靠而接受過來的東西，我都是從感官或通過感官得來的。不過，我有時覺得這些感官是騙人的；為了小心謹慎起見，對於一經騙過我們的東西，就絕不完全加以信任。

可是，雖然感官有時在不明顯和離得很遠的東西上騙過我們，但是也許有很多別的東西，雖然我們通過感官認識它們，卻沒有理由懷疑它們：比如我在這裡，坐在爐火旁邊，穿著室內長袍，兩隻手上拿著這張紙，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我怎麼能否認這兩隻手和這個身體是屬於我的呢？除非也許是我和那些瘋子相比？那些瘋子的大腦讓膽汁的黑氣擾亂和遮蔽得那麼厲害，以致他們儘管很窮卻經常為以為自己是國王；儘管是一絲不掛，卻經常以為自己穿紅戴金；或者他們幻想自己是盆子、罐子，或者他們的身子是玻璃的。但是，怎麼啦，那是一些瘋子，如果我也和他們相比，那麼我的荒誕程度也將不會小於他們了。

雖然如此，我在這裡，必須考慮到我是人，因而我有睡覺和在夢裡出現跟瘋子們醒著的時候所做的一模一樣、有時甚至更加荒唐的事情的習慣。有多少次我在夜裡夢見我在這個地方，穿著衣服，在爐火旁邊，雖然我是一絲不掛地躺在我的被窩裡！我現在確實以為我並不是用睡著的眼睛看這張紙，我搖晃著的這個腦袋也並沒有發昏，我故意地、自覺地伸出這只手，我感覺到了這只手，而出現在夢裡的情況好像並不這麼清楚，也不這麼明白。但是，仔細想想，我就想起來我時常在睡夢中受過這樣的一些假象的欺騙。想到這裡，我就明顯地看到沒有什麼確定不移的標記，也沒有什麼相

當可靠的跡象使人能夠從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夢來，這不禁使我大吃一驚，吃驚到幾乎能夠讓我相信我現在是在睡覺的程度。

那麼讓我們現在就假定我們是睡著了，假定所有這些個別情況，比如我們睜開眼睛，我們搖晃腦袋，我們伸手，等等，都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假象；讓我們就設想我們的手以及整個身體也許都不是像我們看到的這樣。儘管如此，至少必須承認出現在我們的夢裡的那些東西就像圖書一樣，它們只有模仿某種真實的東西才能做成，因此，至少那些一般的東西，比如眼睛、腦袋、手，以及身體的其餘部分並不是想像出來的東西，而是真的、存在的東西。因為，老實說，當畫家們用最大的技巧，奇形怪狀地畫出人魚和人羊的時候，他們也究竟不能給它們加上完全新奇的形狀和性質，他們不過是把不同動物的肢體摻雜拼湊起來；或者就算他們的想像力達到了相當荒誕的程度，足以捏造出來什麼新奇的東西，新奇到使我們連類似的東西都沒有看見過，從而他們的作品給我們表現出一種純粹出於虛構和絕對不真實的東西來，不過至少構成這種東西的顏色總應該是真實的吧。

同樣道理，就算這些一般的東西，例如眼睛、腦袋、手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幻想出來的，可是總得承認有更簡單、更一般的東西是真實的、存在的，由於這些東西的摻雜，不多不少正像某些真實的顏色摻雜起來一樣，就形成了存在於我們思維中的東西的一切形象，不管這些東西是真的、實在的也罷，還是虛構的、奇形怪狀的也罷。一般的物體性質和它的廣延，以及具有廣延性東西的形狀、量或大小和數目都屬於這一類東西；還有這些東西所處的地點，所佔的時間，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以上所說的這些將做出這樣的結論也許是不會錯的：物理學、天文學、醫學、以及研究各種複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學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而數學、幾何學，以及類似這樣性質的其他科學，由於他們所對待的都不過是一些非常簡單、非常一般的東西，不大考慮這些東西是否存在於自然界中，因而卻都含有某種確定無疑的東西。因為，不管我醒著還是睡著，二和三加在一起總是形成五的數目，正方形總不會有四個以上的邊；像這樣明顯的一些真理，看來不會讓人懷疑有什麼錯誤或者不可靠的可能。

雖然如此，自從很久以來我心裡就有某一種想法：有一個上帝，祂是全能的，就是由祂把我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創造和產生出來的。可是，誰能向我保證這個上帝沒有這樣做過，即本來就沒有地，沒有天，沒有帶有廣延性的物體，沒有形狀，沒有大小，沒有地點，而我卻偏偏具有這一切東西的感覺，並且所有這些都無非是像我所看的那個樣子存在著的？還有，和我有時斷定別的人們甚至在他們以為知道得最準確的事情上弄錯一樣，也可能是上帝有意讓我每次在二加三上，或者在數一個正方形的邊上，或者在判斷什麼更容易的東西（如果人們可以想出來比這更容易的東西的話）上弄錯。但是，也許上帝並沒有故意讓我弄出這樣的差錯，因為祂被人說成是至善的。儘管如此，如果說把我做成這樣，讓我總是弄錯，這是祂的上善良性相抵觸的話，那麼容許我有時弄錯好像也是和祂的善良性絕對相反的，因而我不能懷疑祂會容許我這樣做。

這裡也許有人寧願否認一個如此強大的上帝的存在而不去相信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不可靠的。不過我們目前還不要去反對他們，還要站在他們的方面去假定在這裡所說的凡是關於一個上帝的話都是無稽之談。儘管如此，無論他們把我所具有的狀況和存在做怎樣的假定，他們把這歸之於某種命運或

宿命也罷，或者歸之於偶然也罷，或者把這當做事物的一種連續和結合也罷，既然失誤和弄錯是一種不完滿，那麼肯定的是，他們給我的來源所指定的作者越是無能，我就越可能是不完滿以致我總是弄錯。對於這樣的一些理由，我當然無可答辯；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凡是我早先信以為真的見解，沒有一個是我現在不能懷疑的，這絕不是由於考慮不週或輕率的緣故，而是由於強有力的、經過深思熟慮的理由。

因此，假如我想要在科學上找到什麼經久不變的、確然可信的東西的話，我今後就必須對這些思想不去下判斷，跟我對一眼就看出是錯誤的東西一樣，不對它們加以更多的信任。但是，僅僅做了這些注意還不夠，我還必須當心把這些注意記住；因為這些舊的、平常的見解經常回到我的思維中來，它們跟我相處的長時期的親熟習慣給了它們權利，讓它們不由我的意願而佔據了我的心，差不多成了支配我的信念的主人。只要我把它們按照它們的實際情況那樣來加以考慮，即像我剛才指出的那樣，它們在某種方式上是可疑的，然而卻是十分可能的，因而人們有更多的理由去相信它們而不去否認它們，那麼我就永遠不能把承認和信任它們的習慣破除。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想，如果我反過來千方百計地來騙我自己，假裝所有這些見解都是錯誤的，幻想出來的，直到再把我的這些成見反覆加以衡量之後，使它們不致讓我的主意偏向這一邊或那一邊，使我的判斷今後不致為壞習慣所左右，不致捨棄可以尋向認識真理的正路反而誤入歧途，那我就做得更加慎重了。因為我確實相信在這條上既不能有危險，也不能有錯誤，確實相信我今天不能容許我有太多的不信任，因為現在的問題還不在於行動，而僅僅在於沈思和認識。

因此我要假定有某一個妖怪，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上帝（祂是至上的真理源泉），這個妖怪的狡詐和欺騙手段並不亞於他本領的強大，他用盡了他的機智來騙我。我要認為天、空氣、地、顏色、形狀、聲音以及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過是他用來騙取我輕信的一些假象和騙局。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來就沒有手、沒有眼睛、沒有肉、沒有血，什麼感官都沒有，而卻錯誤地相信我有些東西。我要堅決地保持這種想法；如果用這種辦法我還認識不了什麼真理，那麼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下判斷。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要小心從事，不去相信任何錯誤的東西，並且使我在精神上做好準備去對付這個大騙子的一切狡猾手段，讓他永遠沒有可能強加給我任何東西，不管他多麼強大，多麼狡猾。

可是，這個打算是非常艱苦吃力的，而且由於某一種惰性使我不知不覺地又回到我日常的生活方式中來。就像一個奴隸在睡夢中享受一種虛構的自由，當他開始懷疑他的自由不過是一場黃粱美夢而害怕醒來時，他就和這些愉快的幻象串通起來，以便得以長時間地受騙一樣，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重新掉進我的舊見解中，我害怕從這種迷迷糊糊的狀態中清醒過來，害怕在這個休息的恬靜之後隨之而來的辛勤工作不但不會在認識真理上給我帶來什麼光明，反而連剛剛在這些難題上攪動起來的一切烏雲都無法使之晴朗起來。

第二個沈思 論人的精神的本性以及精神比物體更容易認識

1. 我昨天的沈思給我心裡裝上了那麼多的懷疑，使我今後再也不能把它們忘掉。可是我卻看不出能用什麼辦法來解決它們；我就好像一下子掉進非常深的水潭裡似的，驚慌失措得既不能把腳站穩在水底也不能游上來把自己浮到水面上。雖然如此，我將努力沿著我昨天已經走上的道路繼續前進，躲開我能夠想像出有一點點可疑的什麼東西，就好像我知道它是絕對錯誤的一樣。我還要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我碰到什麼可靠的東西，或者，假如我做不到別的，至少直到我確實知道在世界上就沒有什麼可靠的東西時為止。
2. 阿基米德只要求一個固定得靠得住的點，好把地球從它原來的位置上挪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同樣，如果我有幸找到哪管是一件確切無疑的事，那麼，我就有權報遠大的希望了。因此，我假定凡是我看見的東西都是假的；我認為我什麼感官都沒有，物體、形狀、廣延、運動和地點都不過是在我心裡虛構出來的東西。那麼有什麼東西可以認為是真實的呢？除了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可靠的東西而外，也許再也沒有別的了。
3. 可是我怎麼知道除了我剛才斷定為不可抗的那些東西而外，還有我們不能絲毫懷疑的什麼別的東西呢。難道就沒有上帝，或者什麼別的力量，把這些想法給我放在心裡嗎？這倒並不一定是這樣；因為也許我自己就能夠產生這些想法。那麼至少我，難道我不是什麼東西嗎？可是我已經否認了我有感官和身體。儘管如此，我猶豫了，因為從這方面會得出什麼結論來呢？難道我就是那麼非依靠身體和感官不可，沒有它們就不行嗎？可是我曾說服我自己相信連我也不存在嗎？絕對不；如果我曾說服我自己相信什麼東西，或者僅僅是我想到過什麼東西，那麼毫無疑問我是存在的。可是有一個我不知道是什麼的非常強大、非常狡猾的騙子，他總是用盡一切伎倆來騙我。因此，如果他騙我，那麼毫無疑問我是存在的；而且他想怎麼騙我就怎麼騙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一個什麼東西，他就總不會使我成為什麼都不是。所以，在對上面這些很好地加以思考，同時對一切事物仔細地加以檢查之後，最後必須做出這樣的結論，而且必須把它當成確定無疑的，即有**我，我存在**這個命題，每次當我說出它來，或者在我心裡想到它的時候，這個命題必然是真的。
4. 可是我還不大清楚，這個確實知道我存在的我到底是什麼，所以今後我必須小心從事，不要冒冒失失地把別的什麼東西當成我，同時也不要在我認為比我以前所有的一切認識都更可靠、更明顯的這個認識上弄錯了。
5. 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所以在我有上述這些想法之前，我先要重新考慮我從前認為我是什麼；並且我要把凡是可以被我的剛才講的那些理由所衝擊到的東西，全部從我的舊見解中剷除出去，讓剩下來東西，恰好是完全可靠和確定無疑的。那麼我以前認為我是什麼呢？毫無疑問，我想過我是一個人。可是一個人是什麼？我是說一個有理性的動物嗎？當然不；因為在這以後，我必須追問什麼是動物，什麼是有理性的，這樣一來我們就將要從僅僅一個問題上不知不覺地陷入無窮無盡的別的一些更困難、更麻煩的問題上去了，而我不願意把我剩有的很少時間和閒暇浪費在糾纏像這樣的一些細節上。可是我要在這裡進一步思考從前在我心裡生出來的那些想法（那些思想不過是在我進行思考我的存在時從我自己的本性中生出來的），我首先曾把我看成是有臉、手、胳膊，以及由骨頭和肉組合成的這麼一架整套機器，就像從一具屍體上看到的那樣，這架機器，我曾稱之為身體。除此而外，我還曾認為我吃飯、走路、感覺、思維，並且我把我的所有這些行動都歸到靈魂上去；但是我還沒有進一步細想這個靈魂到底是什麼；或者說，假如我進一步細想了，

那就是我曾想像它是什麼極其稀薄、極其精細的東西，好像一陣風，一股火焰，或者一股非常稀薄的氣，這個東西貼近並且散布到我的那些比較粗濁的部分裡。至於物體，我絕不懷疑它的性質；因為我曾以為我把他認識得非常清楚了，並且如果我要按照我那時具有的概念來解釋它的話，我就會這樣地描述它：物體，我是指一切能為某種形狀所限定的東西；他能包含在某個地方，能充滿一個空間，從那裡把其他任何物體都排擠出去；它能由於觸覺，或者由於視覺，或者由於聽覺，或者由於味覺，或者由於嗅覺而被感覺到；它能以若干方式被移動，不是被它自己，而是被在它以外的什麼東西，它受到那個東西的接觸和壓力，從而被它所推動。因為像本身有自動、感覺和思維等能力的這樣一些優越性，我以前絕不認為應該把它們歸之於物體的性質，相反看到像這樣一些功能出現在某些物體之中，我倒是非常奇怪的。

6. 可是，現在我假定有某一個極其強大，並且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極其惡毒、狡詐的人，它用盡它的力量和機智來騙我，那麼我到底是什麼呢？我能夠肯定我具有一點點我剛才歸之於物體性的那些東西嗎？我在這上面進一步細想，我在心裡把這些東西想來想去，我沒有找到其中任何一個是我可以說存在於我心裡的。用不著我一一列舉這些東西。那麼就拿靈魂的那些屬性來說吧，看看有沒有一個是在我心裡的。
7. 首先兩個是吃飯和走路；可是，假如我真是沒有身體，我也就真是既不能走路，也不能吃飯。另外一個是感覺；可是沒有身體就不能感覺，除非是我以為以前我在夢中感覺到了很多東西，可是醒來之後我認出實際上並沒有感覺。另外是思維。現在我覺得思維是屬於我的一個屬性，只有它不能跟我分開。有我，我存在這是靠得住的；可是，多長時間？我思維多長時間，就存在多長時間；因為假如我停止思維，也許很可能我就同時停止了存在。我現在對不是必然真實的東西一概不承認；因此，嚴格來說我只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也就是說，一個精神，一個理智，或者一個理性，這些名稱的意義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麼我是一個真的東西，真正存在的東西了；可是，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我說過：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還是什麼呢？我要再發動我的想像力來看看我是不是再多一點的什麼東西，我不是由肢體拼湊起來的人們稱之為人體的那種東西；我不是一種稀薄、無孔不入、滲透到所有這些肢體裡的空氣；我不是風，我不是呼氣，不是水汽，也不是我所能虛構和想像出來的任何東西，因為我假定這些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即使不改變這個假定，我覺得這並不妨礙我確實知道我是一個東西。